

当代诗歌中的踽踽独行者

——怀念任洪渊老师 □李怡

深的是出发前,任老师特意表示,需要单独“准备”一会儿。他将自己关在卫生间足足有半个小时,期间不时传来电动剃须刀的声音,他仔仔细细地修面,我想,也是在静静地整理自己的思想。他对自己诗学思想的传达如此的庄重!这才是他的精神所系。

以后,我和任老师的来往就越来越多了。2006年我回到母校工作后,更有过多次的交流、悬谈,一起参加那些诗歌活动,也通过我兼职的四川大学邀请他讲学。晚年,他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将自己的诗学心得置放在东西方思想交流的背景上系统展示,同时,也自我追溯,从故乡平乐古镇的生命记忆出发,梳理自己的诗歌历程。他甚至构想着如何借助多媒体的表现形式,作出形象生动的传达。在师大工作的时候,他也多次委托我寻找研究生做助手,记录下他那些精彩的思想火花。我猜想,在他的内心深处,十分渴望自己的这些重要体验能够与年轻的一代对话、分享,获得更多的回应和理解。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任洪渊老师无疑是一个独具才华的诗人。所谓“才华”就是他可以算是我见过的惟一个将诗歌的体验彻底融化进生命追求的人。与古典诗人不同,现代人很少有能够即兴脱稿大段落完整背诵自己作品的,更不用说那些长篇作品了。据说这是因为现代诗歌太长,不如古典作品短小精悍,其实这不过是一些表面现象,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诗歌体验能否融入生命感受的问题。当代诗界似乎都有过因任老师的即席朗诵而震撼的经历,不仅数百行的诗句滔滔不绝地奔涌而来,准确地说,那已经不是词语的朗诵,而是生命的奔腾!诗人的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仿佛都浓缩了太多的人生感悟、太多的生命信息,他的每一声吐字,都具有石破天惊般的“炸裂”效果,令人惊醒于深宵,动容于倦怠。

或者是对历史如此尖锐的凝视:“我悲愤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有一个人转身回望我的悲怆”。

或者是奇崛的想象传达着异乎寻常的力量:“从前面涌来 时间/冲倒了今天冲倒了/我的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或者是如此倔强的生命信念:“他 被阉割/成真正的男子汉 并且/美丽了每一个女人”。

他的诗学文字也是诗,思想和情绪融化成炙热的钢水一般滚滚流淌:“不是什么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击毁了人的宇宙

中心位置,相反,正是在哥白尼的意大利天空下,人才第一次抬起了自己的头。”当然,反过来说,他的诗也是充满思想力量的诗学:“在孔子的泰山下/我很难成为山/在李白的黄河 苏轼的长江旁/我很难再成为水/晋代的那丛菊花一开/我的花朵/都将凋谢”。在任洪渊老师这里,思想、激情、语言共同点燃了生命爆发的火焰,是他自由倾泻的“词语的任洪渊运动”,是当代中国奇异的诗歌,也是奇异的诗学。我知道,前文所述“才华”一词已经太过庸俗,完全不足以承载他作为当代诗家的精神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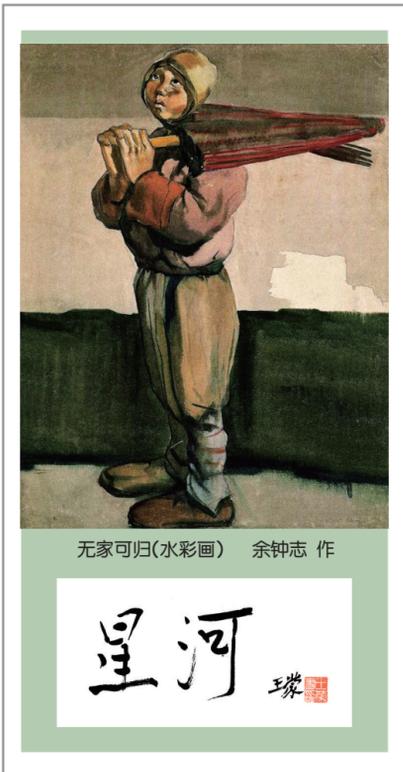
但我更想说的是他的“独异”性。其实,早在1950年代,任洪渊老师已经在个人化的“诗与思”的结合中构建自己的诗歌世界了,在那个“颂歌”与“红歌”的合唱中,这是何等稀罕,转眼到了1980年代,那些让他的学生们惊骇的抒情却又远远地游离于“新诗潮”与“第三代”之外:“从地球上站起,并开始宇宙中飞翔的凡人,绝不会第二次在地上跪倒。”这是什么样的艺术的首趣?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好像我们发明的所有概念都还不能概括它的形态。行走在中国当代诗坛的任洪渊老师,就这样成了一位踽踽独行者,他高傲地前行着,引来旁观者无数的侧目,却难以被任何一种刚刚兴起的“文学思潮”所收容,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用“学院派”来归纳他的姿态,其实,我十分清楚,这也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说,任老师身居学院之中,也渴望借助学院的讲台与青年的一代深入沟通,希望在学院中传播他的诗学理念,但是,这个当代的学院制度却从来没有做好理解、接纳他的准备,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形式本来就不是学院体制能够生成的。也就是说,生活于学院之中的任洪渊老师又是孤独的。

在我看来,任老师的孤独与寂寞也不仅仅来自学院。他的追求、理想和信念与我们今天的诸多环境都可能不无齟齬,从根本上,一个活在纯粹诗歌理想中的人注定将长久地与孤独抗衡。家乡同在平乐的一位领导一度计划以他为基础打造“文学馆”、“诗歌基地”,激发了他的献身精神,他也一度将自己的诗学溯源从现代西方拉回到了卓文君时代,甚至,他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为家乡撰写文化宣传的锦言妙语。我有幸在第一时间拜读过这些文字,

一位当代中国的诗歌大家不计报酬地为小镇的经济开发撰写“文宣”,这是怎样的赤诚,怎样的天真!后来,领导更换,计划调整,任老师的文学奉献之梦也告破灭,不难想象,他曾经多么的失望。不过,我也想过,对于长久地独行于当代诗坛的他来说,这种破灭也许真的算不了什么,孤独固然是一种不良的心境,但任老师却总能将挫折转化为一种倔强的力量。

有理想的人似乎注定要度过许多的孤独与寂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没有被环境所窒息的那些理想最终能够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么,对任洪渊老师来说,多少也是一种宽慰吧!

2020年8月13日早上,一夜狂风暴雨之后,雨过天晴。北京的朋友纷纷在微信里晒着蓝天如洗、西山在望的美景,成都的朋友也不断晒出蓝天白云、彩虹横空的靓照,这是人间之劫后的补偿?我想象,任洪渊老师也能穿过这风雨之后的彩虹,到达他诗歌的天堂吧!



清代词人辈出,作品海量,很难一一取读,亦不必一一拜读。如欲精简头绪,直奔菁华而去,或可优先选读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1654-1685)、项鸿祚(字莲生,1798-1835)、蒋春霖(字鹿潭,1818-1868)这三位大词人的部分佳作——他们的词集分别是《饮水词》《忆云词》和《水云楼词》。

晚清著名词论家谭献(1830-1901)说:“《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复堂词话》)此说未必即为定论,但这三家确为成就突出的大词人,其作品皆多有可观。

三大家中活动年代最早名气也最大的是纳兰性德,满洲正黄旗人,其父是朝宰相明珠,母族出于皇室,他本人则很早就高中了举人(1671)、进士(1676),后担任康熙皇帝的贴身侍卫,家世显赫,才华不凡。容若虽是这种绝顶高大上的豪门才俊,却一贯多愁善感。他其实不大高兴当什么侍卫,他很想在文化方面多做些贡献,而其志未酬。

他的爱妻卢氏死于难产以后,容若悲痛欲绝,一连写了30多首悼亡之作,一往情深,不忍卒读。例如著名的《蝶恋花》一词云: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常如玦。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奈钟情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容若又有《山花子》词云:欲语心情梦已阑,镜中依约见春山。方悔从前真草草,等闲看。环佩只应归月下,钗钿何意寄人间。多少滴残红蜡泪,几时干。

亲人死后,才更觉感情之可贵。中国古代写婚前恋爱的诗不多,而在悼亡的诗中,作家们的情感才得以充分地表达。

纳兰性德佳作甚多,充满了真情,词句通达流畅,绝无掉书袋的晦涩迂腐之气。他的集子有多种注释本,出版得比较早的有《纳兰词笺注》(张草纫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又有《饮水词笺校》(赵秀亭、冯统一撰,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多种,取读甚便。

纳兰性德30岁刚出头就不幸短命而死,项莲生也只活到三十七八岁。他是杭州人,举人(1832),两次参加会试,失败,没有得到当时读书人最为重视的进士头衔。他出身于经营盐业的富商家庭,但由于父亲死得早,后来又遭遇了一场火灾,功名无望,家道中落,遂亦多愁善感。其词集《忆云词甲乙丙丁稿》(一般简称为《忆云词》)中充满了凄凉哀怨的调子,后二集尤其如此。

一个潦倒失意的士人,借写词来抒发情怀,打发人生,虽然不可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但可读性比较好,高于种种常见的无病呻吟,就从这两稿中举出两首来看:

闰闰城下漏声残,别愁千万端。蜀笺书字报平安,烛花和泪弹。无一语,只加餐。病时须自宽。早梅庭院夜深寒。月中依倚栏。

——《阮郎归 吴门寄家书》

如此江山,尽容我,舵楼吹笛。有谁更、击冰夷鼓,鼓浪灵瑟。樯橹灰飞风卷幕,英雄事去沉沙戟。问明月、何处是扬州,寒潮起。

秦海换,蛟宫泣。城市远,雾更甚。荡鳞波万顷,迢迎旅客。香雾云鬟归梦冷,金支翠羽诸天寂。望故园,只在去鸿边,无消息。

——《满江红 夜泊京口》

抒发的都是相当普泛的人间感情,很容易引起情感共鸣。

项莲生不单写词,诗也有不少,他在遭遇火灾之后收拾余墨,编成诗集《小墨林诗钞》二册,骈散体杂文《小墨林杂著》二册,可惜生前皆未能刊行;其清稿本今藏于扬州图书馆,现在已由扬州青年学者曹明升君加以整理点校,同《忆云词》的校订本一道编为《项莲生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印行(2018年),为《浙江文丛》中的一种。要了解这位大词人,此书自是最佳的本子。

近代诗词名家蒋春霖的社会地位介于贵族公子纳兰性德与布衣名士项鸿祚之间,他在苏中一带当过几年盐官,后来长期流寓于以泰州(旧名海陵)为中心的水网地区,有时在城区,有时在附近的乡镇,其中住在溱潼湖畔的时间比较长,他的诗词集即以溱潼寿圣寺内的水云楼题名,有《水云楼词》二卷,《水云楼词笺》一卷以及诗集《水云楼剩稿》。这些作品均已收入校注详明的《水云楼诗词笺注》一书(刘勇刚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蒋春霖创作的年代正是太平军与清政府剧烈对抗之时,南京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都,蒋春霖的家乡江阴也被太平军占领,泰州附近的扬州则是双方全力争夺的战略要地。战火连天,哀鸿遍野,蒋春霖既有家归不得,便只好躲在水荡子里过他潦倒清贫的黯淡生活。

描写太平军所引发的动乱以及词人无可奈何的愁思是水云楼词的一大内容。其《满庭芳》词云:黄叶人家,芦花天气,到门秋水成湖。携尊船过,帆小入菰蒲。堆积天涯倦客,野桥外,寒雀惊呼。还惆怅,霜前瘦影,人似柳萧疏。

愁余。空自把,乡心寄雁,泛宅依危。任相逢一笑,不是吾庐。漫托鱼波万顷,便秋风,难问莼鲈。空江上,沉沉战鼓,落日大旗孤。

此词作于咸丰十年(1860),其中提到的“鱼波万顷”即指溱潼湖。词前小序说:“秋水时至,海陵诸村落辄成湖荡,小舟来去,竟日在芦花中。余居此最久,亦忘岑寂。乡人偶至,谈及兵事,咏‘我亦有家归未得’之句,不觉怅然。”一个战乱中软弱的士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情绪,作为一个曾经当过官的知识分子,蒋春霖自然希望清政府能够尽快平息叛乱,重整河山;但战争的形势却不容乐观。

蒋春霖没有亲身经历过战火,他往往根据二手材料来写时局。咸丰四年(甲戌,1854),他的一个熟人从南京逃到苏北来,遂据其见闻作《木兰花慢》词云:

破惊涛一叶,看千里,阵图开。正铁锁横江,长旗树垒,半壁尘埃。秦淮。几星磷火,错惊疑,烽火旧楼台。落日征帆黯黯,沉江戍鼓哀哀。

安排,多少清才。弓挂树,字磨崖。甚绕鹤寒枝,闻鸡晓色,岁月无涯。云埋蒋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来。谁倚萋萋艇子,一川烟雨徘徊。

其人乘一叶扁舟,在暮色中离开形势严峻的南京,连夜逃向苏北,一路惊悚不定,充满了恐惧和哀伤。这一桩凡小事倒也能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本质的方面。

因为蒋春霖的词多次写到太平天国时期的时事,稍后的词论家谭献就将他称为“词史”,甚至认为他可以同杜甫媲美,是“倚声家杜老”。蒋春霖的词每多涉及时事是正确的,但恐怕远不能同“诗史”杜甫相提并论,这不仅因为他没有像杜甫那样直接而深刻地写出历史,更重要的是他并不具备杜甫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后来蒋春霖在50岁那年仰药自杀,原因是穷愁潦倒,受到老朋友的冷遇,家里又发生了令他难堪的变故——他一向考虑得更多的乃是自己的遭遇和命运,颇多没落凄凉的情调,其作品很难成为以天下国家为怀的不朽“诗史”或“词史”。当然,他仍不失为有成就的大词人。

《清史稿·文苑传》特别引用了项莲生的“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句话,说是“学者诵而悲之”,从此这句话更为有名,具有相当高的引用频率。传中又采用谭献的意见,称纳兰、项、蒋在清词中为鼎足而立的三大家,这个提法后来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承认。

心灵的灯

□许震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离开北京市职工业余文学研修班后,常常想起当时的老师杜芳伦来。

喊他老师,其实他没有教过我一节课,他的主要工作是邀请文学造诣深的老师来文学班讲课,组织北京职工文学爱好者听课。

与芳伦老师认识,极其偶然。

2011年底,我从鲁迅文学院公安首届高研班结业后,文学创作就没有了方向,具体说,就是不知道怎么写了,特别是小说创作。

寻找出路,惟一的办法就开拓新路。我利用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穿梭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东城区的第一图书馆。在这里,我听到了一位又一位文朋师友的讲座。一天,一位好友问我:你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听过课吗?那里的课讲得不错。我和那里的杜老师认识,可以推荐你去。

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暖阳普照,温暖和煦,在红墙绿瓦中,蓝底金色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几个大字格外显眼。

在报上找杜老师听文学课的名号之后,我们一行五六个人鱼贯从南门进。

通过红漆大门,跃过宽大厚重的门栏,沿着西侧狭长的通道,我小心地跟在文友后面走着。不一会儿,文友说,到了,就在三殿内。我突然想,杜芳伦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文友把我带进大殿旁边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说:这就是杜老师。杜老师的办公室陈设简单,一床,一椅,一桌,桌上放着一沓宣纸,宣纸旁边的笔筒

里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足有十几支。

杜老师坐在一把老旧发黄的靠背椅子上,正和前来讲课的老师聊天。他见我们进来,不冷不热象征性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来听课的,先办一张学员证!

我端详着杜芳伦老师。他有点国字脸,白皙的脸庞,小背头的一侧有一缕白发,身着黑色的中山装,灰裤子,脚上一双老布鞋。杜老师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我的举动。他习惯性地拉开桌子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黄色的比全国粮票大一些的纸片递给我。纸片的上方一行小字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中间三个大字是“学员证”,下面两行是“姓名、单位、编号”等。

就这样,我成了北京市职工业余文学创作研修班的学生,杜老师成了我的老师。

文学研修班上,杜老师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这活儿,和一个看教室门的老头无异。这是我当年对杜老师所做工作的看法。

第一个到的目的,无非就是打开教室的门窗,让空气流通下,给学员们上课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接待下前来讲课的老师等。最后一个离开的原因,就是打扫下教室的卫生,关好门窗,为接下来在此搞活动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其实,杜老师做的远不止这些。每期文学研修班开班前向上级机关的请示、课程设置,课程教学中教师的聘请、学员的管理,研修班结业后的总结表彰、文章集结等等,一大堆琐碎的事都由他一个人完成。

第13期职工业余文学研修班,我是半程加入的。在这期研修班结业后不久,我突然接到了杜老师的电话,大意是说,接到了北京市总工会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他组织职工文学研修班近年来比较有创作实力的14位作家,给当年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的14位劳模写一部报告文学集。经他反复琢磨,他想到了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

真是有些受宠若惊。就是这次杜老师的盛约,让我写就了报告文学《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也是这次盛约,我认识了陈之喆、马淑琴、郝洪才、蒋亢祖、韩笑纹、殷京生、张树新等学姐、学妹,有些人现在成了我无话不谈的朋友。

事后,我问起杜芳伦老师:“杜老师,您的弟子遍京城,怎么会想到我?”

他回答干脆:“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学员新学员都是文学研修班的学员。要在上级部门面前展示我们的创作实力,就要选历届学员中最优秀的!”

2014年北京APEC会议后,杜老师组织了当时比较有创作实力的学员到怀柔采风。在怀柔采风那个夜晚,杜老师似乎完全放松了下来。在他的房间内,他一会儿与学员汪再兴聊书法,一会儿同学员蔚萃谈国画的艺术。他的艺术造诣之深刻,见解之独到,把握之精准,让我惊叹不已。

与杜老师接触多了,他的话就多了起来,他说得最多的还是北京市职工业余文学创作研修班。他说,研修班的前身是老舍先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创办和主持的工人业余艺术学校,始于1950年。当时任教的作家除老舍外,还有茅盾、周扬、冰心、赵树理、曹禺、周立波、艾芜、萧军、郭小川、臧克家、端木蕻良等。新时期以来,又有杨沫、汪曾祺、王蒙、林斤澜、邓友梅、张志民、刘绍棠、管桦、浩然等数十位作家为学员授课、辅导。

他还说,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的学员中有的获得了老舍文学奖、夏衍电影文学奖,有的被中国作协、北京作协吸纳为会员,更多的成为首都各行业、各区县的创作骨干。职工业余文学创作研修班一方面以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根据地”,一方面走出去,到基层和边远地区举办短期讲习班,推动了首都职工文学事业的发展 and 普及,被誉为北京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之一,2003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职工文学创作示范基地”称号。

2020年7月,参加老舍文学院小说作家班研修的时候,我给北京职工业余文学研修班的同学歌留留言时这样写道“文学是心灵的灯”。杜芳伦老师,不就是我们这些研修班学员心灵的灯吗?